

清代金石四書答問

吳天任

西清古鑑及續鑑(乾隆間敕修)
 金石索(馮雲鵬) 金石圖(牛運震)
 清儀閣古器物文(張廷濟)

(一)金石四書之西清古鑑、金石索、金石圖、清儀閣，在考古學或經書、史書研究中，有何貢獻？試舉證以對？

答：四書著錄金石，兼有考釋，或訂正前人之漏誤，或補經史之不足，均各有其貢獻之處，茲分別舉例如下：

甲、西清古鑑及續鑑

卷二，周文王鼎一，錄銘文「魯公作文王尊彝」，博古圖以魯公為周公，古鑑則引春秋內傳「伯禽封於少皞之墟」，定此魯公為周公之子伯禽，以周公留佐周室，未嘗就封也。周晉姜鼎銘「文侯頤命」，博古圖謂文侯為晉文公重耳，古鑑則謂為晉文侯，即尚書「文侯之命」之文侯，以東周初，晉文侯仇曾平犬戎之亂，平王錫以「文侯之命」，若謂為文公，則晉既有文侯，不應復稱文公為文侯也。周己伯鼎一，銘「三月既霸」，引漢書顏師古注，「霸同魄」，謂生霸為望，死霸為朔，與近人王國維「生霸死霸」之言合。又古鑑附錄錢十六卷，詳著歷代錢幣形制，其中卷十四，為域外錢，備詳闕賓、闍婆、大食、天竺、日本、高麗、交趾等二十餘國錢制。其後金石索亦著錄各國錢幣，皆仿古鑑而為之也。

乙、金石索

金索一，周南宮中尊，詳釋銘詞，訂正博古圖所釋之誤。齊侯、罇鐘，銘長四百九十二字，又訂正博古圖誤錄字句凡十餘處。殷比干墓，石刻隸書，以隸法始於秦，定為漢人書，以駁世傳謂孔子書之非

。金索卷首夔鳳豆，說明古人彝器，未始不用銅，以證爾雅謂木豆謂之豆之隘。金索三，元至正銀椀杯，為元順帝至正年間，銀工朱碧山精製，清代如朱竹垞、宋荔裳、施愚山、高江村、厲樊榭、阮芸臺諸家，皆有題詩，而金石家未嘗著錄，未有知其形狀如何者，金索始繪錄之。清末新派大詩人黃公度，見其仿製品，遂據而紀以長歌，見所著人境廬詩草卷八。石索二，黽池五瑞圖之著錄，雖在金石圖之後，而據劉世珩於金石圖說甲下五十六頁按云，「此圖他說皆不及馮氏石索之詳，因據珩藏拓本，證以馮氏所載而為之補說」云云，可見其詳備足據。餘如石索四之吳天璽紀功碣，魏受禪碑，上尊號奏諸石刻，即葉昌熾語石卷六碑版有資考訂一則，所謂前者可補史書之符瑞志，後者可補禮志者也。又金索四，著錄古錢及外國錢，並及於錢范（即錢模），又加考釋其種類，更較西清古鑑為詳，可抵一部貨幣史。

丙、金石圖

甲上十六，秦泰山石刻二十九字，以峒嶺碑等「多翻摹轉效之為近傳會」，「為精鑑之士所不敢道，孰與是刻以真秦古文，處太乙神明之巔」，「故圖而表之，以繼周人石鼓鼎銘之文，而為漢金石刻之前步焉」。甲上二十九「中嶽太室陽城×××」，牛氏疑所缺為「之西闕」三字，據劉世珩按，以為諸家雖有著錄，獨闕文多有未明其說者，牛氏定為西闕，可無疑矣。甲上三十三，漢燉煌太守裴岑銘功石刻六十字，以原在西塞巴爾庫城西之石人子，絕域荒遠，

自集古錄以來，諸金石文字，皆不載，而金石圖獨載之，以上並足補史書及金石著錄之缺。同上，北海景君碑，漢安二年立，定為漢諸隸碑之最先且久者，又以碑陰姓名之下云「行三年服者，凡八十有七人」，定為吏民為景君服者，以禮有公士大夫之衆臣，為其君布帶繩屨三年，以駁隸續目為斬衰為父母行服之非，此又足訂前人之誤者。

丁、清儀閣

本書則重在文字異同源流之考證，如商觚銘之「孫祖乙」，謂孫祭其祖之器，且，即祖之省文。禮記檀弓，「夫祖者，且也」。乙，祖之字也，商人以所生之日辰為字，蓋商自成湯（天乙）以下，至紂（帝辛）無不以天干為其字者（見史記商本紀）。又如釋商尊之**𠩺**字，雜引積古齋諸說，及詩禮漢書文選西京賦為證，以明班、班、辨、辨諸字之源流變化，皆有補於研究文字學之流變者也。

(二) 金石經眼錄與金石圖不同，是否同一作者，又作者何以合併二書為一書？

答：兩書并非同一作者，其初褚峻摹圖刊行，名金石經眼錄，即金石圖之上卷。後由牛運震補說，又增加摹圖，「依綴六經之旨，採據百家之文，志其興衰顯晦終始之迹，考其方邪疎密曲直適舒肥枯之神，」更名為金石圖，合為二卷。（其後劉世珩又加考按，更益為金石圖說四卷。）就二卷本言之，一則圖形拓文，為圖繪石刻之始；一則薈萃諸說，「使博雅好古君子，覽諸文字，而求諸金石，釐然如州域道里，端坐可按。於以流示通國，而餉來者，發墨藪之遺澤，滋石林之盛徵，余與褚生頗有力焉。」（並牛序）「將使覽是圖者，歷歷如觀諸碑完缺之形狀，如遊其下，而坐臥之，又有以志諸碑之興廢遷置本末，俾有所據。」（褚序）故此書可稱二人合作，其意蓋藉摹圖以見原刻之形狀文字，考說則可證經史而知興廢也。

(三) 四書作者對於研究古器物之方法，各有不同，試列舉之。

答：金名著錄之傳統體例，據葉昌熾語石卷十論著錄一則，謂其例有六：一曰存目，如繆藝風雲自在龕碑目，趙搗叔訪碑錄是；二曰錄文，如陶南村古刻叢鈔是；三曰跋尾，如朱樂圃之墨池編、顧亭林之金石文字記是；四曰分代，如翁覃溪之兩漢金石記是；五曰分人，如宋人寶刻類編是；六曰分地，如畢秋帆之關中金石略、翁覃溪之兩廣金石略是。此外尚有專考一隅者，有專考一碑者。至王蘭泉之金石萃編，以時代為次，先錄碑文，次附諸家跋尾，次列己說，譬之唐人義疏，經與傳合，注與疏合，雖異古本，實便學者，在金石著錄家，可謂集其大成。至於彝器著錄，圖其形製，始自宣和博古圖。西清古鑑即仿其例，按器為圖，凡方圓圍徑，高廣輕重，款識鈎勒，不差毫釐，更釋其文，又加考證，更較博古圖為詳核。牛運震之金石圖，則為石刻繪圖之始，圖說並備。馮氏金石索聞風承流，亦準其例。圖繪考釋之外，又附以前人題詠，更足發思古之幽情。至清儀閣則揚出古器圖文，而加以考說跋尾，詳其文字同異，藏弄源流，作者張叔未為著名書家，其墨迹流傳，亦足供後人賞玩也。

(四) 焦山鼎在金名索與金石圖中之處理，有何異同？何書比較合理，牛運震在其序言中，是否述及褚峻親往焦山？

答：金石索金石圖兩書，於周無專鼎（即焦山鼎），均有著錄。金石索所繪鼎圖，外飾蟠夔及鱗次波紋，精細工妙，由此可見我國三代之雕鏤藝術，較金石圖之只繪黑身無紋者遠勝，惟金石圖考說則略詳於石索，至褚峻所摹銘文，以翁覃溪輯錄諸家所釋，較之則頗有歧迂。牛運震於其序言中，只言褚峻「肩囊拄杖，搜覽四方，垂三十年，蓋嘗緣高嶺、剔深谷、刷峭崖、磨峻闕、索奇探異，無幽不極。」並無述及其親往焦山。

(五)金石索與金石圖對於闕之處理各如何？試分述之。

答：兩書對於闕之處理，互有詳略，以中嶽太室少室諸石闕而言，金石圖詳言其所在地方，高濶厚度，及刻字大小尺寸，並圖繪闕形及雕鏤人物。太室闕額刻文「中嶽太室陽城×××」，後三字殘勒不可認，疑爲「之西闕」三字。石索則並無圖繪形狀，而於闕銘則有釋文，經翁覃溪校核，謂較顧亭林王虛舟所釋者爲多，於闕額所蝕三字，以少室額推之，謂是「神道闕」云。於少室東闕題名錄得二十一字，較金石圖多出兩字，且加解說。又如對王稚子闕之處理，闕本有二，兩書據史考釋文字，約略相同，而金石圖只略繪其左闕西面，以右闕南面於雍正時已沒，遂缺而不圖，所繪左闕，又無層屋及兩斗之狀；但石索則兩闕並圖，且繪有重屋及兩角斗上兒童狀，似較詳明。

(六)其他作者對上述四書，有何批評？

答：(甲)對西清古鑑之批評者，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譜錄類，稱其「按器爲圖，因圖繫說，詳其方圓圍徑之制，高廣輕重之等，併鈎勒款識，各爲釋文，其體例雖仿考古博古二圖，而摹繪精審，毫釐不失，則非二圖所及。其考證雖兼取歐陽修、董道、黃伯思、薛尚功諸家之說，而援據經史，正誤析疑，亦非修等所及。如周文王鼎銘之魯公，斷爲伯禽，而非周公。周晉姜鼎銘之文侯，據虎賁云云，與書文侯之命合，斷爲文侯虎，而非文公重耳。……」此言其摹繪與考證之精確也。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序云：「我朝開國，百年之間，海內承平，文化溥洽，乾隆初，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，倣宣和博古圖爲西清古鑑，海內士夫，聞風承流，相與購致古器，蒐集拓本。」此言其影響海內，聞風興起也。至於辭海西清古鑑一條，則略如四庫提要所評，末云：「其考證援據經史，正誤析疑，在博古圖薛氏鐘鼎彝器款識之上。」由此可知此書之價值貢獻矣。

(乙)對金石圖之批評者，如四庫提要史部目錄類評云：「國朝褚峻摹圖

，牛運震補說。初峻先刻此書上卷，名金石經眼錄，尙未載後漢永和二年焯煌太守裴岑紀功碑，後與運震重編是圖，運震始以副使郭朝祥所貽摹本補入。然此一碑，其出最晚，又遠在玉門陽關以外，非所親觀，故字體頗失其真，卽字畫亦多舛異。……其刊刻亦不及諸圖之工，豈此碑非峻所摹，而運震於續得之時別令拙工補之歟？其下卷則自吳天發神識碑魏受禪碑以下，迄於唐顏真卿家廟碑，凡六十圖，每碑繪其形製，而具說於其上，其文則但於一碑之中，鈎摹數字或數字，以存其筆法，不似漢以前碑之全載，蓋欲省縮本之工，遂致變其體例，其字又隨意摘錄詞不相屬，於義殊無所取，且拓本多行於世，亦不藉此數十字以傳，徒涉買菜求益之誚。」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五蜀石闕一條云：「蜀侍中楊公闕，見於牛運震金石圖，云在梓潼縣，隸體頗似漢人，予謂是褚峻僞作，蓋昭烈父子建號，稱漢不稱蜀。……唯唐末王建始自稱蜀耳，此闕既不似唐以後款式，何得有蜀之名乎？作僞心勞，自露破綻，不必論書法之工拙也。」葉昌熾語石卷十金石圖一則云：「前人彝器著錄，必圖其形製，如宣和博古圖是也。以此例求之，石刻惟牛空山金石圖，每一碑節臨數十字，摹其款識，詳其尺寸，皆褚峻僞爲之奏刀。」此言金石圖雕間有舛僞，而以石刻摹成圖形，則自褚峻始也。

(丙)對金石索之批評，可引用原書卷首辛從益序：「馮君此書，摹拓之工……其開益後學，亦不少也。」鮑勳茂序：「金索自鐘鼎……之寶鑑矣。」景慶序：「凡屬先代……盛業也。」數段作證。又辭海金石索條評云：「繪錄歷代鐘鼎彝器碑碣及文字，每器附考證。……其中所錄，有日本古鏡，及外國錢幣，皆罕見之物，典該詳博，爲金石家所取資。」蓋歷來金石著錄，率以中國器物爲主，極鮮錄及外國者，金石索則錄及外國，實一特色，足徵馮氏兄弟之眼光遠大也。

(丁)對張廷濟清儀閣古器物文之批評，應由述其人而並及之，如清史卷四八五張廷濟傳云：「以圖書金石自娛，建清儀閣，藏皮古器，名被大江南北。」葉昌熾語石卷十著錄一則云：「國朝翰林顧氏金石文字，始以碑文證經史之學，竹垞竹汀，博聞宏覽，窮源溯流，孫淵如嚴鏡

橋繼起益精，世始不敢薄金石為小道。翁覃溪劉燕庭張叔未，皆以書學名家，故其緒論詳於古今書派，而亦不廢考訂，言皆有本，不為鑿空之談。」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下冊金石學家列傳張廷濟傳云：「建清儀閣，古香溢翰墨間，鑑賞精密，每一器一碑入手，即能知其真偽，別其源流。所擲商周秦漢古彝鼎銘文千種，有現今及藏家所未錄者，翁方綱與之往復考論，多所辨析，所儲石刻，自石鼓文以下，藏器中鐘鼎尊彝六十餘事，絕無偽造。其周女方爵，秦始皇時度，則寰宇中稱僅見焉。」又清儀閣原書褚德彝序「酷好金石學……古林之鴻寶也」一段，均可參考。

(七) 試述馮雲鵬兄弟及牛運震諸峻之歷史背景。

答：馮氏兄弟及牛楮二人之歷史背景，與其研究金石之成就，極有關係，蓋清代自顧亭林著金石文字記，首發以金石考證經史之論，至乾嘉間，金石之學，甚為發達，蔚成清代樸學之一巨流，上引答案葉昌熾語石卷十論著錄一則所舉六例及其代表著作，可知其概。又朱劍心金石學（商務版、民十九初版、一九五五重版）第五章第一節「清初至現代」及第三節「清中葉至現代」，所述清代前期金石學發達與著錄之繁富，極為詳備，因文字太長，請自參考。如無金石學一書，則可參梁啟超「清代學術概論」後段，此書尚易求，且甚普遍也。

(八) 試述西清古鑑及續鑑與金石索兩書之器物來源與真偽問題。

答：(甲) 兩書器物來源

西清古鑑及續鑑，清乾隆初，命儒臣錄內府所藏器，繪圖列說，為西清古鑑四十卷。後又撰西清續鑑甲乙編各二十卷（乙編未印行）。體例略仿宋代呂大臨之考古圖，及王黼等之宣和博古圖。

金石索器物，則如滿人景慶序所云：「或得自贈遺，或購之賈肆，或搜羅於深山窮谷之中，蔓草荒祠之內，大而爐鼎尊彝，小而半軔片石，凡屬先代所留傳，前賢之手澤，銘詞足據，文獻有徵者，無

不具備。」又據作者馮雲鵬自序謂：「索於舊聞者二三，索於新得者七八。」蓋清嘉慶末年，馮雲鵬先後仕穀城瑕丘，其兄雲鵬，昕夕與共，暇則訪尋古跡，羅列滿几，又往來晉紳，以及書院從遊解事之士，時以拓本相贈，遂日積日多矣。

(乙) 兩書器物真偽問題

我國金石之學，搜羅研究鑑別，三者同樣重要，此中專家，大都終身為之，至老不倦，經驗既豐，鑑別考訂，自必精熟逾恒，倘非真品，不輕入錄，以免影響令譽。清代金石考訂之學，盛行當時，自明代以來，金石器物，雖亦有偽造之品，惟多經清代諸家分別辨明。馮氏兄弟，尤為此中翹楚，金石索一書，既為其兄弟多年搜羅、積蓄、鑑別之圖錄，凡銘詞足據，文獻有徵者，始以輯入，是故無可疑者。至西清古鑑之器物，既為清宮歷代寶藏，或承前朝而來，或由清代續得，四方臣民之貢獻者，亦復不少，所獻必屬珍貴真品，否則查明偽物，獻者必罹重罪。而宮廷得此，亦必經嚴密審定，始決收藏入錄，故古鑑所錄，雖略仿考古博古諸圖，而據四庫簡明目錄稱：「援據經典，辨別款識，一一考據精核，無所牽合附會於其間者。」且其書面世且二百年，清乾嘉以後，金石學特別發達，迄仍未有指出其有偽器者，故決其可信也。

(九) 試述二書之特徵？

答：西清古鑑與金石索，俱以摹寫器物圖形，并加說明考證為主，當時未有攝影，故只能摹寫原器輪廓形狀，錄釋銘詞。以西清古鑑而言（包括續鑑），足見清代宮廷藏器，較其他各朝為特多。蓋自清初至乾隆，百餘年間，國勢隆盛，承平日久，收藏特富，考證精詳，尤為前代所不及（詳見西清續鑑甲編卷末王杰董誥等跋）。續鑑附錄，於所得邊疆藩部之器物，間亦有乾隆帝題詠，尤見當時國家盛平狀況。帝又儒雅好古，在位年祚長久（凡六十年），古鑑與續鑑之輯錄，前後相距數十年，並親見成書，皆足較古今宮廷圖錄為遠勝也。至馮氏兄弟之金石索，又後於古鑑續鑑數十年，出土器物，日見增多，考證之學

，又進一步，除考證器物來源，大小、形制，及有關歷代收藏家之題詠，特為精詳外，對於經史文獻之補益，尤遠邁宋明各代。

(十) 兩書之價值及貢獻各如何？

答：金石文字，自成專門獨立之學，於學術上之價值極高，貢獻亦至大，可以證經典之異同，正諸史之謬誤，補載籍之缺佚，考文字之變遷，前賢言之詳矣。至於西清古鑑之專摹彝器金文，金石索之兼綜金石，其於宗周以來之史料，貢獻尤鉅。蓋古本竹書紀年已亡，王國維雖有輯逸，而零碎不全，今本紀年，則多紕繆附會，此外皇甫謐之帝王世紀，譙周之古史考，則久已失傳。今欲考商周史者，僅賴今文尚書、詩經雅頌、史記商本紀、周本紀及逸周書等數種，仍苦其缺略不備，且亦多模糊可疑之處，比之彝器之形製銘文，實物具在，實不可同日而語。真自珍「商周彝器文錄」序云：「凡古文，可以補今許慎書之闕，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隙（同隙），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隙，其禮可以補逸禮，其官位氏族，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。」梁啟超「中國歷史研究法」說史料云：「金文證史之功，過於石刻，蓋以年代愈遠，史料愈湮，片鱗殘甲，罔不可寶也。」皆指金文於先秦史之貢獻也。自此以下，合金石而言，並足補訂正史之不足，據趙明誠金石錄序云：「詩書以後，君臣行事之迹，悉載於史，雖是非褒貶，出於秉筆者私意，或失其實；然至於善惡大迹，有不可誣，而又傳說既久，理當依據。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，以金石刻考之，其抵牾十常三四，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，不能無失，而刻辭當時所立，可信不疑。」由此足知金石對史學上之貢獻。金石之學，雖盛於宋，而表於元明，至清乃復興焉，出土器物，與日俱增，西清古鑑乃宮廷金文之綜錄，既為前代所無，而古鑑與續鑑，合併凡八十卷（附錄未計），清代金文圖錄雖多，然據王國維「國朝金文著錄表」及鮑鼎之「國朝金文著錄表補遺」所列，不論公私圖錄，卷帙內容之豐富繁備，實堪首屈一指。其正鑑附錄之錢錄十六卷，考釋歷代貨幣形制源流，且及於外國錢幣，論證尤詳。至續鑑於各器之考錄論釋，又較正鑑為詳備，時代進步，學術亦隨之增進，固自然之趨勢也。若金石索，則包括範圍，更為廣

泛，於鼎彝之外，尚有兵戈、弩機、量度諸器；雜器、錢刀、璽印、鏡鑑、碑碣、瓦磚各類；自商周下至宋金，甚至外國如日本等鏡鑑，無不廣采兼收，與他家只詳於上古，忽於近代者絕異，實可云清代中葉最繁備之金石圖錄。且皆如書末平輪跋謂「器多目觀，字必手摹」者，其有補於諸史之考證，尤不可勝計也。

(十一) 兩書作者治學態度如何？

答：梁啟超稱清儒治學，純用歸納法及科學精神，態度異常嚴謹，西清古鑑雖屬官書，側重摹寫圖文，無多論列，然仍不失嚴謹正確態度，固為歷代官書金文圖錄之首。至金石索作者兄弟，生當清代考證學術最盛時期，搜羅廣備，凡所摹寫考釋，尤不失清儒治學精神。良以乾嘉以來，百年之間，海內安定，樸學大興，其金石著錄，有本諸前代成例者，如存目、跋尾、錄文、摹寫、纂字、義例、分地等；有為前代所無，而清儒獨擅者，如分代、通纂、概論、述史、書目諸端。金石索於此各項中，多已備之；蓋其搜羅既廣，器物益增，其於效學，研究有得，與同時學者，固無二致也。

(十二) 作者用意與目標如何？

答：壽世傳遠，為古今著述共同目標，而金石著述，於經史之同異，正誤，文字之變遷、源流，既皆具有一定之作用，西清古鑑與金石索二書作者，自亦同此用意。據西清古鑑卷首乾隆帝序云：「宣和博古一圖，播在藝苑，繼之者，有呂氏考古圖，而外此紀載寂寥，豈非力能致之而弗能聚，所見隘而無足紀歟。我朝家法，不事玩好，民間鑑賞，概弗之禁，而殿廷陳列與夫內府儲藏者，未嘗不富，……因思古器顯晦有時，及今不為之表章，載之簡牘，考索者其奚取徵焉？」金石索馮雲鵬自敘云：「隸釋隸續等編，每詳於石，而略於金，考古博古諸錄，又端於金而缺於石，嗜尚不同也。鵬兼斯二癖，而好為苟難，用是有金石索之役。」結語又望「大人先生惠寄新異，匡所不逮，擴所未見，以謀續編。」此又兩書作者各具之微意也。